本周主打

倾斜的天平

《中国人本色》[美]何天爵 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美国资深外交官何天爵所著《中国人本色》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这本出版于敏感的1895年的外交回忆录,在111年后依然可以使中国读者从书中发现我们社会和我们个人身上的点滴相同相似,发出会心的微笑。

1895年是中日甲午战争正酣之时。中国输于蕞尔小国的结果彻底终结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家体系,粉碎了中国"天朝上国"的国际地位。当时的欧洲和美国也掀起了重新认识中国的热潮。西方知识界和舆论总体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善意还在,尊敬不再。

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对中国的忽视。近代西方不乏清醒、全面、深入观察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家和思想家。何天爵就是其中一位。他抛弃西方中心论的偏见,真正地去认识中国人、中国社会和中国。

以政治认识为例。何天爵反对简单地以"绝对专制"来概括中国政治。他观察到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对现行政治伦理和政治体制的根本性修改行为或者那样的努力,进而认识到了在中国国情下,传统中国政治的合理方面。"整套制度不仅存在,而且制度统治下的人民也都赞同满意于这一制度。这套制度从未在本国受过批判还被周边的弱小民族所仿照,扩展影响。它比地球上所有其他的政权制度存在的时间都要长;它统治着约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广大的人民,并且为百姓提供了相当的自由、和平和繁荣。必须承认,中国的权力制度必然存在积极正面的内容,存在呼唤激发人的善良本性的因素。"(《中国人本色》第二章)在对中国政府和自己接触的政治人物的剖析中,何天爵抓住了中国宗法家长制的核心,构造出了对中国政治的认识系统。他的分析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有说服力的。

中国人在政治认识领域缺乏这样的心态和人物。思想家张之洞曾任湖广总督。针对清末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他认为:"其国(指美国)议院公举之弊,下挟私徇,深以为恶。华人之称羡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张之洞,《劝学·正权考证》)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坚持者,张之洞深刻认识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但仅仅指出西方制度的缺陷就足够了吗?

权位睿智如徐张者,认识尚如此,更何况其余。1881年,学监吴子登请求清廷将留学美国的中国幼童们全部撤回,迅速得到朝廷批准。从8月21日起,首批留美幼童分三批"凄然回国"。直接进行中美交流,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的留学义举就此打住。

1895年,中西实力对比的天平倒向了西方,中西互识的天平也在向西方倾斜。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缺乏不是途径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轻易指责中国人远比真正理解他们要容易得多。"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我们。晚清国人沉浸于"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不愿意转换心态,客观地认识世界,承认现实与心理的巨大落差才是天平倾斜的根本原因。

只有了解才是对比的基础;只有对比,互明优劣,方能谈优越,谈赶超。但是我们调整了认识西方的心态了吗?我们应该怎么去认识西方呢?或许我们可以静下心来,从何天爵的《中国人本色》中找到答案。 **张程**

■人文读品

阳光下的沧桑一叶

《沧桑一叶》徐刚 著,民族出版社

中国市场化生活的瞬间性和消费生活的狂欢性,使许多人遗忘历史和遗忘他人,但那些默默为历史和生活付出生命时光的人不会被历史抹去,《沧桑一叶——徐刚文选》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个人。"沧桑一叶"含义邃远,给人一种时光与生命的美好感受,既表达着对历史的崇敬,又表达着生命追求和文学信念。

徐刚先生写小说和报告文学,又是一位文学工作的组织者,在顺境中、在逆境中都不断地、坚韧地为中国文学事业做贡献。他戎马少年,以笔为枪投入抗日战争。建国之初,他受命助丁玲女士建"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即今"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的前身)。书中的回忆和传记,依稀呈现了他的文学人生:从在抗日烽火中学习写作,到在大众日报做记者,再到建文讲所、随军入朝采访写作、1960年代接替闻捷和李季在甘肃工作,一直到文革后重建文学讲习所、筹建鲁迅文学院,他在文学领域的脚步始终追随着历史和人性,不停歇、不畏缩。

此书集中了作者一生的思考和诗情,为作者展开了回顾一生的生命支点,是作者文学追求与生命自我的启示录,也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回顾和思考的侧面。一个在1938年、13岁时就投身于民族战争和中国文学事业的老人,直到80岁时,走过了几乎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才愿出一本书表达自己的人生衷情和历史追忆。

从在文讲所担任教务主任,到在鲁迅文学院担任副院长,他对同事、学员的无声影响和有声交流、对文学的追求和热爱都留下了痕迹。这些情景也许被忽视,但历史却挽留着这位80岁老人沉毅而激情、坚韧而真诚的身影:那是一个无法从中国当代文学史里抹去的身影。

这是作者一生文学写作的精华,又是对历史的深沉回忆,有社会历史文献价值,也有文学价值。它包含的文学追求和人格追求、历史分量和挚情思考,使它的意义对徐刚先生和对中国当代文学都是特殊的。它给予现实、留给历史最重要的,是对特定历史时刻一个个生命情景的激情描述,也是对特定历史状态下中国文学的真诚回顾,是珍贵的文学史料。它呈现出历史精神与生命精神的一体形象,也体现了作者的生命精神和文学精神追随时代变迁、对现实和人性强烈关怀的特点。

书中断续记录了文讲所起伏沉落的情景。中国当代文学57年,除了1959年文讲所停办到1979年文讲所重建的20年,有37年伴随着文讲所的脚步,1950年代后从事创作的重要文学家与文讲所大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邓友梅、高洪波、蒋子龙、叶辛、王安忆、邓刚、刘兆林、吕雷……支撑了中国当代文学至今的事业,而支撑他们创作起步或成熟的支柱之一,便是文讲所。在回忆里,徐刚先生没有给自己评功摆好的只言片语,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文讲所的挚情和爱护,他努力为文讲所学员创造一个真正的文学深造环境。但历史不会忘记那些自甘微小而倾情倾力于中国文学事业的人。

随书中对历史和生命的逐渐展开,会意识到作者对历史的记录和文学描述都逐渐成熟,这使他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以一种尊严、悲壮、激情、诗性的方式,以一个文学家特有的个体忠诚方式,在历史背景上用文学突出了他微小的生命启示。生命与历史、文学与人性的主题精神在不同篇章、不同叙事方式里,以不同的侧重展开着。

那几篇比较有代表性的小说:简洁、流畅、平实,含蓄而富于想象。它们在当时引起过关注、有一定的影响和知名度,像《银杏海棠花》、《女护士陈敏》、《山雨欲来》等。这些小说的风格像徐刚先生的生命一样静静流淌,尝试给人一种真诚的人性感受和含蓄的生命诗性。徐刚先生一生都以诗意生存贯穿于生命和作品,从书中能看到一个被真实记录和被诗意感受的历史。

一个感受过徐刚先生的经历和小说、感受过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气氛的人,可能会静静品味一切,追随徐刚先生笔中流淌的岁月,也看到徐刚先生的形象——一个阅尽上个世纪中国当代文学沧桑的八旬老人,挺立在21世纪初仍然照耀的永恒阳光中,就像一片在阳光下顽强闪烁、勃勃伸展的叶子。 **徐肖楠**

■阅读前沿

科学与人文的双重观照

《靠不住的诺言——贫穷和第三世界发展的背离》,约翰·伊斯比斯特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约翰·伊斯比斯特教授关于第三世界贫穷与发展问题研究的力作《靠不住的诺言——贫穷和第三世界发展的背离》一书日前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根据英文第六版翻译而来。伊斯比斯特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探讨了那些导致第三世界贫穷的力量及结构性原因。他概括了发展中国家所施行的不同道路,评估了他们的成功之处和不足所在,并且探讨了民族主义与独立、经济发展与低度发展、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对未来的展望等与第三世界贫穷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

通观全书,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这样一本不足30万字的书中,作者将第三世界的贫穷与发展及其与之相关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非常清晰、条理而严密地组织在其中,非常精妙地将长期在社会学中对立的两种传统——科学与人文——融合统一起来了。

第三世界的贫穷与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复杂而多变的议题,作者很好地将这一问题放到历史与现实的关联中进行考察,放到一国政治经济变迁与国际政治经济变迁的互动中进行考察,体现出作者对宏大历史事件与现实问题的把握能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的学者,能够如此深刻地认识到诸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贫穷国家的落后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这种学者的良心和勇气无疑是来自于作者内心对全球人类的普遍关怀。

当然,作者作为一位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其学术理路以及蕴涵其中的价值观念必然受到作者本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尽管如此,读者也可以从该书中了解国外学者是如何看待第三世界发展中的一些道路选择和发展前景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该书也可算作是一扇了解国外学者关于第三世界贫穷与发展研究的窗口。

费孝通教授倡导要建立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中国社会学。面对当前社会学发展中的西强中弱格局,引介国外社会学研究中将科学与人文很好地统一起来的成果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伊斯比斯特教授的这部力作值得致力于研究国际发展的学术界人士以及对全球化世界中的贫穷和公正感到忧虑的普通读者阅读和研究。 **蔡志海**

■第三只眼

唤起沉睡多年的西藏印象

1993年,跟随朋友组织的一个小剧组去过一次西藏,我们从格尔木租了辆面包车,走青藏线到达拉萨,之后又去了日喀则,还去了一些什么地方,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也许是事先把西藏想像得过于神奇了,到了之后反倒没什么感觉,好像基本上与我在风光片里看到的差不多,诸如天特别蓝,阳光特别强烈,物体轮廓特别分明,呼吸特别短促,等等,也就是如此,略感新鲜但绝不至于激动,以至于当我今天读完才旺瑙乳的这本著作《西藏创世之书》时,遥想我们当年的西藏之行,除了浮光掠影的感觉,一时竟想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来,但分明还是有些什么事值得一提的……

那天,下午两三点钟吧,阳光依然强烈,我们一帮人在拉萨街头闲逛,不是八角街,是一条略显脏乱的小街,街两旁有店铺,街头上的野狗窜来跑去,街上有纸片在飞,街上的人不多也不少,有藏人也有汉人,在街的一角,坐着几位藏族人,他们穿藏袍,他们在懒洋洋地晒太阳,有苍蝇在他们眼前飞来飞去,并且,他们人手一瓶啤酒,他们的面前停着几辆马车,他们应该就是赶车人,在中国北方叫车把式。我们在街上来回逛了两趟,这几位车把式几乎保持着相同的姿势一动未动,啤酒似也没怎么下,只是人手一瓶的那么抓着……

后来,看了一些西藏文化及宗教方面的书(比如手头的这本《西藏创世之书》),我每每想起这几位拉萨街头的啤酒主义者,在这个飞速发展人人都要干点什么不干点什么就要发慌就要郁闷就要疯掉的时代,拉萨街头的这几位什么都不想干或尽量想少干点什么的车把式,我以为是代表了另一种人生取向,他们让我眼界为之一宽并且略微怦然心动……为什么不能那样活呢?

十多年过去了,时代的发展似乎在证明,我们越来越不能那样活,那样活的人越来越少,崇尚更高更快更强的时代大潮裹挟一切,西藏,这世界第三极自然也不会被放过,我那刚从西藏回来的朋友跟我提起拉萨脸上略显失望,他说那里游人如织,饭店价格暴涨,而且不托熟人还住不上,我跟他谈起十多年前拉萨街头那几位喝啤酒的车把式,他说他没见到什么车把式,但拉萨的啤酒种类绝不比北京少,他说现在的拉萨也叫"小成都"。 **狗子**

《西藏创世之书》,才旺瑙乳 著,兰州大学出版社